

T 110/1247 (16)
~~0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21 1958

書
經
大
全

七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中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七

旅獒

西旅百獒刻刃召公以為非所當養也

以戒武王亦訓體也

無古文有

武王亦訓體也

武王亦訓體也

武王亦訓體也

武王亦訓體也

中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七

旅葵

西旅貢葵反牛刀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

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族葵名篇今文

無古文有宋子曰近諸孫將旅葵來讀是

書諄諄告之如武王曰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

之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西山真氏曰

武王特大聖人也西旅貢葵初未之受召公

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葵之受為無

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德猶累土

而全功俱行失則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

人未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

乎細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
絜太保乃作旅絜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弗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絜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社本反盾踣丑略反起遽階而走靈公呼去聲絜而屬音獨之絜亦踣階而從之則絜能

曉解去聲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

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

旅絜之本序朱子曰舉夷蠻以見其餘也子欲居

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今猶云然
和內召公食采於後封燕○張氏曰當未克商
王未召必受此訓若嚴父則訓此受而然却王心亦少懈
矣召公必受此訓若嚴父則訓此受而然却王心亦少懈
見微格非如此○蘇氏曰創禁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
珍奇進也○富氏曰於王業已成則為謹終於示後
便則為謹始以於防後猶有求白狼白鹿如周
嗣公者○陳氏經曰武王非求之公練之若其失
穆何也聖狂遠矣而根於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
一陰生寒於此如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
諫於微則難矣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
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
異物也新安陳氏曰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
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之無異物辭詩詩焉
惟慎德所以自能致非物所當獻亦非所當受所以見
其慎德若奇玩之物慎德之意失矣○陳氏雅言
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慎德之意遠矣○謂指中國之內
而言○林氏曰曰類之外而言為一或謂指中國之內
之類器也牛馬犬龜之類用也先王於四夷不責
彼之難得也
我之所無用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

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
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
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
夏后氏之璜音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
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問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是否朱子曰展審
視也庸不當訓信○王氏十朋曰苟非王德所致其
所以表奉上之誠○陳氏經曰四夷不敢私其物
之恩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以室王亦德所

致也。以物視物，則金玉輕如鴻毛，以物視物，則雖一介重不可為器用。疎不不可昭於天下，為異於異姓。同視之，非如秦皇以人公，德於異姓，小不親，不可為親。同視之，必厚於待，異姓非如墨子之愛也。親疎厚薄，義示其厚，下所以昭其德，分亦昭德。致物雖欲堅，異姓上之義，示其厚，下所以昭其德，分亦昭德。致物雖欲堅，知寶王之分，雖於伯叔之國，言為之而昭德之致者，可為方土之物，知伯叔之國，言又於異姓之邦，言可知而伯叔之國，言事而異姓之邦，言可知而伯叔之國，言文亦互相備也。聖人於一視同厚，下又於異姓之邦，言密察之別，仁之至，義以見君德之新，安陳氏曰：物足器用，之常物，始足見君德之新，安陳氏曰：物也。即君之德也。物皆君德之所致，物非徒

德盛不狎侮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去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陳氏曰：愈恭德盛，則心無限量，自不狎侮人。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此因言慎德而推廣言之。所歸心，則非所以慎德矣。○孫氏曰：君子者，天下之美，何以盡彼之力。○我者，也。使君子去矣，則此物非徒

歸狎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
心小人以力事人狎侮之雖刑驅勢迫勉強用力
爾安能得盡其力必如文王感民子來方為盡其
力湏玩味人與其字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真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王氏炎曰心官為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
視百度正矣耳目為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
為所引百度何由而正○陳氏大猷曰受契是役
於耳目之玩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
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以驕而威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
言氏曰玩人玩物反覆論狎侮之弊○陳氏大猷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曰受契則玩人之玩物也○蘇氏曰恃契之所指如
意而有玩忽人之受之心則人必以為薄德矣故喪德
自覺豈不喪志○新安陳氏曰喪志則亦必喪德
矣未有溺志於物而可以脩德者受契即玩物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
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
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
授心法也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字如何朱子
曰志我之志言人之言○蘇氏曰大猷曰受契則志
動於物而非以道寧言○蘇氏曰大猷曰受契則志
以來納亦必有道存焉○蘇氏曰大猷曰受契則志
言逆耳以道接存焉○蘇氏曰大猷曰受契則志
其志言以道接存焉○蘇氏曰大猷曰受契則志

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陳氏雅言曰志以道
寧即舜授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也言以道接即舜授禹以無稽之言勿
聽勿詢之謀勿庸者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
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
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
寶惟賢則益切至矣陳氏曰志言如此則本正矣
豈復有斥無益貴異物之事

不貴異物賤用物則珍玩不貴所貴皆服食器用
之物矣遠格則邇者可知邇安則遠者可知又曰
寶賢則天下安然其安自近始○孫氏曰漢文却
千里馬光武以駕鼓車三代後能行召公之言二
君是也真寶璧乘故視宮之奇為路人齊寶四臣
故視照乘之珠為土首○唐孔氏曰晉惠乘小駟
旋海見獲馬非土性故也趙簡子問王孫圉楚白
珩在乎對曰楚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
也白珩先王所玩何寶為知所寶矣去声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
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
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爨而言也問不矜細行與
矜而不爭之矜

如何朱子曰相似是箇矜惜持守之意○至氏十
朋曰新安陳氏曰終皆曰嗚呼始欲其慎終欵其動也
○新大德而一息不勤實深可惜此篇始以慎言終以
略言必無一行徒而自強始為慎德也○陳氏曰旅
動息矣天之行以慎而自強始為慎德也○陳氏曰
以慎德為綱領而此之○夙夜或言曰旅旅旅旅旅
謂小夫也○陳氏曰所謂庸行受曰細行猶言小節
蓋小處易於放過○笑一簣非作之節所損即慎德之
是聖人雖作之不過功○若欠一簣○稗氏曰世豈
有為山者哉蓋假設以行見爾爾孔子之言蓋本乎
此夫却一者之蓋亦細行爾而王盃之兆實見於
此箕子曰彼為象箸必此為盃盃在大乎此所以言不
珍異之物紂之為象箸必此為盃盃在大乎此所以言不
矜細行而欲享之世王之於此豈在陳氏經曰一簣之
虧是為山未成也○人主常持○陳氏曰受於心於
也○此見純亦不已之意○張氏曰受於心於一簣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

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去

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

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

深思而加念之哉王氏曰休曰茲謂此

前則告以慎德昭德後則戒以喪德累德然其曰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雖不待竟其說而旅之葵可

細行而不謹大訓不可細過而不諫此

金滕

德登反

古者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
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
其冊祝之文并反正叙其事之始末合為一
篇以其藏於金滕之匱編書者因以金滕名
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篇首至王季
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音
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
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
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采子曰金
滕之在
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
東征本末故叙之於此○孔氏曰書藏於匱
緘之以金不欲人開○鄭氏曰凡藏秘書皆
然非始周公○王氏曰休曰繚緘也以金緘

封若金鎖然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言不懌○陳氏梅叟曰是時成王生纘五年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
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
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
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滕之
書以下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謂其勿

穆卜則義不通矣陳氏大猷曰穆敬和而有深遠
註專以穆為敬是矣以昭穆之
穆證之又有幽陰深遠之意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
蓋卻俗作却非也 二公之卜

音善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

音圭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
面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
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
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
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公危國
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
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
禱於宗廟廷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宣騰而
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
也孔氏曰公自以請命為已事○覆齋董氏曰古
祭禮支子不得祭祖故周公不敢入廟而為壇也
臨川吳氏曰古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

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
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墾地為壇以棲祖考
之神周公支子為臣故不敢告于廟而為壇以告
也○林氏曰植璧於壇兼珪於手○鄭氏曰植古
置字○置璧於三王之壇以禮神秉珪公執桓圭
也○或曰金勝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
欲代其兄豈問命耶○陳氏經曰孔子曰其之禱
為已而禱是不知命為君親而禱是為君親也為
為已而禱是不知命為君親而禱是為君親也為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遘厲虐疾若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夫以旦代其少之身

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其武王也遘
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
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

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
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
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非是詳下文予
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於
乃命帝廷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
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
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
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
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
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
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

神顯有應驗而况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
無此理也問周公代武王死亦此理也
王季言則曰元孫或問曰正言則曰公欲以身代武
王皆指武王也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
命此語如何龜山楊氏曰是也曰聖人死於無物不
曰聖人固知天理然而必為情切武王於此幾於無
也故至誠為之○臨川吳氏曰武王喪于克商七
八年設喪于下大勢已定猶有武庚之變又將若何
危公蓋觀事勢之必至於此所以欲代武王死也
也或曰死生有命而周公之動氣固有天欲代武王
匹夫匹婦一志一誠則動氣固有天欲代武王死也
之心與天無別周志一誠則動氣固有天欲代武王死也
之所無則周志一誠則動氣固有天欲代武王死也

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又如林反
反下同也後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且多材多藝不
任後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後使而言
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
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不子之責于天只是
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人說話他我要箇人來
服事周公便說之責任不能服事天不似我自誇而
藝自能服事天○元孫不能服事天不似我自誇而
武王蓋欲代其死○元孫不能服事天不似我自誇而
隆宗社亡後三過為危言理勢實然也後來王崩在
定商八年後三過為危言理勢實然也後來王崩在
公忠誠懇切欲代其死○元孫不能服事天不似我自誇而
身宗社亡後三過為危言理勢實然也後來王崩在
乃為先王禱為天下禱為萬世禱獨弟為靈禱也至
聖至誠卒感通於先王而轉移乎造化鳥可謂無
此理哉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
降寶命我先王亦求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嘆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求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宋子曰若也
孟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不至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

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
死云以旦代其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用能
定爾子孫于天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三王若
有侍子之責于天下則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三
能且留他在世上帝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
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元孫能畏服四方則旦之
元孫之死不若旦之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

音丙

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

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壁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

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爾我無異人子之在膝
下以語詰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
之意以見公之違孝也林氏曰自惟爾元孫其至
書祝辭全文本用武王名記載氏以其字周人所以
諱事神諱名始於周也○張氏曰武王若死事未
可知大位者奸之窺也病者邪之伺異時三監之
畔周公之先見微矣

音論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筮見書乃并是吉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聲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筮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索子韻或曰三王前各一龜卜之○林氏曰習與習坎之習同舜亦曰卜不習吉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求終是圖茲攸侯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求終是圖矣茲攸侯者即上文所謂歸侯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薛氏曰體與詩爾卜爾誓人云是卜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卦然證以詩之語則卜看兆体亦可通上下言之○新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滕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滕，滕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詞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筮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滕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滕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也。宋子曰：既克商二年，周公請命之事。○間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於金滕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程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王氏曰：卜筮既卑而不敢褻，必納其冊於於匱，異時將卜則復啓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爲此。

意而巳然有瘳乃感應也。○宋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

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宋子曰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至不利於儒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為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刀協爾詩序所謂周公變陳后稷先公風化此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喻成王者蓋此時也

音避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音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

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宋子曰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

告二公曰至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曰氏曰舜封象於有痺所以為至仁周公之誅三叔所以為大義事異而心則一也。張氏行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有怨於身則不宿獲罪於天下則又誅

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

遲之之辭也刑子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皆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親于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至視不救之

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所謂生腐儒不達時務也

說可先辨而自明若夫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

也此說極佳也非為人斯得須着箇極廣大天下之

底心則與聖人做處天一地懸隔矣萬一愛惜避嫌

或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問罪人終不悟

既流言成王疑之未周公官屬如何殺○問罪人終不悟

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又問便東征居

東二年即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矣○董誥問金

手二年待罪也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矣○董誥問金

滕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馬鄭皆音辟為避

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乃避居東

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曹風雷之變

啓金滕之書迎公來返之攝政方始東征所謂

罪人斯得者成王得誅其流言之說竊謂周公陳少南吳

才老從之而詆先儒皆聖人之說變惟二公至誠無

愧正大明白故行甲皆疑未可以變之淺俗之公至誠無

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此

辟為避且使周公不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

言哉不悟而小人不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

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

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其所不敢避矣惟有此

心無懼而先王則區區嫌疑有其所不敢避矣惟有此

弗公豈為之哉曰辟字當從古註說重得書亦沈帖曰

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重得書亦沈帖曰

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當從古註說重得書亦沈帖曰

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弟骨肉之間豈

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

誅之若請之於王疑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

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亦未必見從則當區區嫌疑

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不悟不知謂成王疑周公又如何處曰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曰曰方是時內而少主疑惑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恃而敢出征二年之久蓋十亂尚有如二公者為太師而保而在內可以委任內事調護鎮定於其間故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舉足旋踵矣

音癡 集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

未敢請公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請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

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宋子曰于後公乃為詩至請

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之作破斧伐柯九斿狼跋之詩○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亂也○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欲請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

本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滕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偕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三年之後則成王迎周王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徃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勿敢言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大熟至我勿敢言金滕所藏代武王之說○癸卯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不昔公勤勞王家

惟予坤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親成王啓金滕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
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
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
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
傳成王既得金滕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
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
猶大學新誤作親也馬融本親逆作親逆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

今在夫木所偃盡起而後麥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
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
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辟叔流
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
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滕之末以見請命事之
首末金滕書之顯晦也宋子曰王執書至歲則大
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成
王方疑周公二公何不為周公辨明若天不雷電
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誦周公而
未敢蓋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誦也此成王誦周公而
之而未敢誦之也若成一王終不悞周公須有所處
矣○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
金滕亦有非人情者兩反風禾盡起也是怪異成

王又如何悔限夫啓金滕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
 匱中豈但二公知之。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
 之死况肯奪兄子之位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出
 郊者及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孔氏以為木所
 誤矣又謂木有偃拔起而之亦非况禾為木所
 仆而不可自立者則為之起而築之加人力焉築
 者築禾也。補安陳氏曰：成王未知之反風起禾感應
 之雷風偃禾既知周公則天為之反風起禾感應
 之速如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耶。林氏曰：自周
 公居東而下其事迹皆在大誥之後。然實與周公
 請死之事相為終始故於此并載之。後見武王崩成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於此極而後見武王崩成
 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公負謗而不追自安王
 得詩而尚猶未悞文武之業危如一髮非天其孰
 能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
 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如漢
 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為之揚沙光武窘於王郎而
 河冰為之自洽。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
 平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去聲之三叔流言
 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
 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
 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
 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
 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
 王卜言如曰寧王遺去聲我大寶龜曰朕卜并
 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音曷不違卜曰寧王惟
 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
 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

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

復音腹誥諭之也宋子曰大誥一篇不可曉據

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

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苟且為之必欲以此

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可不說周家辛

言做而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其意以成

就知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下卜上其意思緩

而不知切殊不可曉○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

二監及商民叛之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心以

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而歸德於周矣然

誅紂於是天下與紂同事之臣一且見故主遭

商之遺民及與紂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

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

生也蓋始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不忍心

及紂既死則知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心

事勢既死則知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心

竟尚有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

此其所以叛也後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夫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虐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俗也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救○陳氏經曰使三叔治其國亦如舜之封象不得有為於其國使吏治其國之意讀泰牧誓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家安商之難○新安陳氏曰傳避位之說蓋以照應金縢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
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
言不弔昊天之日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
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冲人成王也歷歷數也
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
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
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朱子曰王若曰若字只是類蓋或宣道得意者敷演其
漢書中帝意若曰若字之類蓋或宣道得意者敷演其
說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書中
弗弔字只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閔下
也其義止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閔下
於上帝也○林氏曰政雖攝於周公而成王在上
為天子故必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之辭若二典
所謂咨其誓亂征所謂嗟竊意至周時發語之

變而為猷故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言王若曰猷
哉及也○呂氏曰曰叛者三監武庚耳何必大誥多
方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變恐亂之牽引
不止於此所以大誥論之人心有定則變亂無由生
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誥論多方者所
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馬融讀不
少延為句○薛氏曰洪惟與洪惟作威同○復齋
董氏曰幼謂年少冲童也○陳氏大猷曰格知格
之至也下文將言用龜紹天命故先謹言已不知
天命也○王氏安石曰大誥疑有脫誤其不可知
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新安陳氏曰朱子所
以取刑公者在此此可知為解盤誥諸篇之法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來朕攸濟

彼義反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
于天降威用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脩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唐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朱子因論點書曰人說刑他如天降罰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諸家所及也○葉氏曰禮天子在喪稱予小子詩閔予小子是也○陳氏曰大猷曰渡水曰涉渡訖曰濟○夏氏曰敷布賁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不敢閉絕天所不忘前人之大功烈也○孔氏曰我涉淵水畏之深也往求攸濟濟濟之道也知若涉淵水畏之深也往求攸濟濟濟之道也知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忽徒知畏者沮皆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賁敷受命是不能繼志述事而

忘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四國是不能奉行天討而開天之降威也○西山真氏曰天降威謂天以商有罪降之黜罰非我所敢拒也王者用威聽乎天而已天未降威不敢先文王事殷是也天既降威不敢後武王伐殷是也○王氏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天命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茲

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

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静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盖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遠也呂氏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大誥一
言○林氏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幽冥無
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命焉○薛氏曰即命與金滕
此成王所以即而受命焉○薛氏曰即命與金滕
即命于元龜同意○蘇氏曰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此龜所以告也及是三監果動○史
氏漸曰文武成之際事之大者凡三皆以卜而决
文王將獵得非虎非熊之卜而太公起於渭濱造
周之謀自此而成武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卜
與周之基自此而定成王主少國疑之際而三監
商奄相煽而起賴朕卜并吉故周公寧遠衆而舉
師不敢違卜而逆天而安周之功自此而著周家
三世以三卜而與則大龜為世守之寶也亦宜○
新安陳氏曰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孔註四國
作大難于京師意其指流言於國歟○葵初王氏

曰西土指鎬京為是即收誓所謂西土之人大難
以下艱大例之是因流言而有東征之役
他與反
音慈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民不康曰予復及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叙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
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
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言戊將復殷荼
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呂氏曰反鄙之鄙如
鄭子產曰鄭鄙邑也
音痺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于往救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盖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林氏曰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所圖之功我周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不民獻與黎獻同樂武子以三卿為主不與楚戰亦周公從十夫之意曰艱大者雖衆皆不知天者也不知天以十獻為主可謂衆矣惜乎民獻名氏不見

於後世耳楊氏曰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誠而不疑其類自合方是時危疑之甚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十夫予翼此勿疑朋盍替之謂也新安陳氏曰公之東征邦后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告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著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賢人中之著龜也此章言武庚作亂不可不征而決之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詰之綱領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言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告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及曰艱大民
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
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
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
故實兆釁起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
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肆予冲人亦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予造天後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
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爲印我也故我冲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
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爲
皆天之所後使今之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
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
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
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

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誅子曰印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為秦大任責已以大義責臣非不知遺我以大安陳氏曰以難而責不得辭也以義言之當如此反觀之則以艱大沮撓者其為不義大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丕基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

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丕丕基業其可違耶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呂氏曰天之明示威畏非也如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乃所以弱之也多難興和殷憂啓聖此周公自強處即所以畏天命

息其反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兹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

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
其考我民予曷其不干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干
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後上文
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
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
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閔者否反部閉而不通恣者
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去聲

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
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
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
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
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
功所終乎勤恣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恣我民如
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
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
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
可愧矣宋子曰諸字棐字並作輔字訓固為可通
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棐通用如書中
棐字亦合作匪字義○忱謀字只訓信天棐忱如
云天不可信○唐孔氏曰三節文辭畧同義不甚

異○林氏曰武庚故叛足天閔塞之而欲其必慎蓋將使我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難以成武功之所也○新
安許氏曰卿曰天意欲征武庚故此歸之於天非
諄諄然命之也民心之所欲即是天意如此○陳
氏大猷曰圖事以其心所行言面功以其所成言休
以受命言反覆論之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思若考作室

音垢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

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
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
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
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
敬事者也為其子曰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
嗣弗棄我之基榮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
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
平以終武王之榮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
構肯穫而延綿國作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
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榮矣故我
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

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

田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

立利

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

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棊忱所謂迪知者蹈行其知之詞也越天棊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為當之况君與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閔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棊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何疑哉

予來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

去声

音色

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林氏曰我長念於心則謂天以紂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必受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於田畝之中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而不去則為不終朕畝矣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
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
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
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
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
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
休戚家國之興喪慚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
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
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
於此哉宋子曰如周詰諸篇不過說同合代商之
觀其大意是當時說語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
長今人都碎讀了而已○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

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之本不待卜况今
卜又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討罪決不僭差
卜之所陳蓋如此此總陳前諸章之意而總之於
哲人與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而決於
東征也○西山真氏曰此章以予永念發端下分
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
于武王凡今所有之疆土皆前人之所區畫我
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予肩敢不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吉是極實命我所不違也○董氏曰帝王之決大
必窮極於卜也○董氏曰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
先以窮極於卜也○董氏曰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
專恃於卜也○董氏曰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
僉同謀及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及卜筮蓋以人謀
既協乃決於天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周
之東征也民獻十夫予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一
書所以始終言之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

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
文有少子辛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
曰詔王子出迪語云微子去之微子當紂之
時處可疑之地而去商亦遜于荒野而已及
武王克商始抱祭器歸周武王使復其位初
以殷之封爵居舊位也非曰宋公之命而曰
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箕子
微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並稱
三仁○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宋是
微子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於宋
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於宋
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
未封至如此始封之也凡策命諸侯必有初封
之辭如蔡仲之命乃命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
命武庚無此等語也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
命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
子之命以申之微子說為是且武王猶封箕子
於朝鮮豈有捨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箕子
○陳氏經曰當武庚叛後殷餘民猶思商以
微子之賢處疑忌之地而命之辭猶思商以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宗德象賢統
人寬大公平之用心也○新安陳氏曰殺武
庚紂子微子奉湯祀者蓋紂以嫡子立為天
子武庚紂子實為太宗子微子不過支子爾
與也武庚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為殷後
敷○王氏炎曰紂之後可絕湯之祀不可絕

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
亦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
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
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

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脩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脩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也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

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歆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

張氏曰本湯言之曰崇德自微子言之曰象賢王氏炎曰修禮物者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

而用其舊儀呂氏曰象非止訓似曰象若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存而不泯也先王封先代之後物不修後聖有作扶衰救弊何所稽善乎夫子歎文獻之不足徵與商頌僅得十二之篇皆後世不能修禮物故也○新安陳氏曰稽古崇德象賢一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為之使修先代禮物作時王之賓客亦稽古為之也如立堯後以作虞賓立夏以後以考之於既往與國咸休二稽古以下四句所以考之於賢之禮物也

所以期之於方來又曰象賢之禮物也文獻不足以徵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之故也孔子時所以象賢為重前日失之於武庚今日恭有於微子所以象賢為重前日失之於武庚今日以俟後聖焉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

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言氏曰齊聖廣淵不可分當於此也寬則其開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新安陳氏曰齊減一也齊如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聖即惟天下至聖廣淵則溥溥淵泉也湯之寬亦非縱弛之見乃自齊聖廣淵盛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

之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即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即功之本互言之爾湯之功德傳祀六百開闢以來莫加焉而可使之不祀乎此所以生下文之意也

去声去声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敬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美東夏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脩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舉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

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

張氏曰恪慎生心肅恭在貌克孝內也故言恪

二年王命管仲曰謂督不忘即此曰篤不忘之

類也○王氏曰商後得如天故云上帝時記

曰宋之郊也契也○西山真氏曰恪慎克孝是事

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也敬以

惟於敬用上帝時敬敬以治人故下民祇協古聖賢

命氏曰周制三公在朝入命有功德也○陳氏經曰

周與商書微子篇不傳異○息齋余氏曰抱祭器歸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
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

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

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

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偏生於僭

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偏音逼謹其服命遵守

典常安有偏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

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甚至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

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

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

之受乎西山真氏曰微子既篤於敬矣而猶勉以

訓慎服命以下之衆美因以戒勉期望之也

氏大猷曰此章廣上文統承先王之至永世無窮之

意蓋能戒其所不當為者承上之辭勉其所以親九族之

所以蓋能戒其所不當為者承上之辭勉其所以親九族之

所戒之外別有所勉之事也

餘以新造之周侯前代之事也

處可疑之地禁戒之前代未盡亡之具宜悉也

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

事後世胡可及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

汝之言也呂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殺武庚叛者殺

武庚義也封微子仁也

命微子常情於此孰不暴白其罪明黜殷之由今

此篇丁寧惻怛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

蓋詰命賢者其體當如此

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

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從容和平

累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

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亦無所隱兄弟之問相與

言也至多士多方言之失則畧與殷之遺民言

也微子之命並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

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

體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

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

書今詳本篇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

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

第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
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
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
者又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豕寡兄云
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
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
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
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
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
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
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
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

於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
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音甫牽牲史記亦言衛
康叔封布茲註廣也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
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
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
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
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或問孔氏小序以康
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朱子曰此五峯胡氏
之說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為武
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於皇王大紀考
序之言不足深信也○胡氏於武王時蓋有朕
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
其第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首尾
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則康叔為叔父矣又首尾
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弟兄

之類又康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
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康叔三篇此
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
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
叔而遽述已意以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峯
吳才老皆說武王書之乎緣誤以洛誥書首
一段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
前矣曰必不三兩國也惟三月紂之生魄亦
所封必不三兩國也惟三月紂之生魄亦
康叔之詞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是武生魄
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寡人說安得武生魄
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是向人稱我家
我國家長上之詞也序來作中時書若成
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中時書若成
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
縱說太祖便必及太宗也○問殷地武王既
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殷地武王既
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
外○又林氏曰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或
字○

曰康謚也○鄭氏曰康叔初
封衛至子孫而并却廟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音規

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
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
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
役即文王作靈臺度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
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唐孔氏曰男下獨

其外則五服皆有邦國可知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
畿外則五服皆有邦國可知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
于洛邑者惟內五服也○潘氏曰勤猶杜杖以勤
歸之勤者惟內五服也○潘氏曰勤猶杜杖以勤
初見而定基址也○潘氏曰勤猶杜杖以勤
因入公心之而和而播敷宣暢其和也○潘氏曰勤
其勞公心之而和而播敷宣暢其和也○潘氏曰勤
召諸侯之周以三月十日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
公營洛規之模十初基作洛繼此五日甲子乃行
社禮十規之模十初基作洛繼此五日甲子乃行
集計度區畫分科派至二日乙卯至洛繼此五日甲子
書命庶殷諸侯不配初基作洛繼此五日甲子乃行
所謂大誥諸侯不配初基作洛繼此五日甲子乃行
營成周之類參治也如召誥日傳中引春秋傳士彌牟
何方可疑者諸家附之此全解之非矣○陳氏曰言
曰之勤則定國之足事非民之強和則不足矣○陳氏曰言
力之勤則定國之足事非民之強和則不足矣○陳氏曰言
能和有勤則定國之足事非民之強和則不足矣○陳氏曰言
其和有勤則定國之足事非民之強和則不足矣○陳氏曰言
以咸其勤乎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聲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吳氏曰詩序

方伯連師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先儒謂康叔
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
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為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
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若亦以小子呼
之表見親愛之辭此所謂小子亦然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

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
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

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
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
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林氏曰此篇
刑者按左傳周克商蘇忿生以温為司寇立政司
則蘇公是也又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
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忿生為之外言者治殷民於
暴之也告之其曰外事外正以朝司寇之事也故於
衛也詳為外則內事者王朝司寇之文王則克明之
刑罰為詳○陳氏曰大猷曰治天下不文王則克明之
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具
使民慕而入於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
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於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命肇造
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

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
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
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
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
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林氏曰雖來老成法
誥曰則無遺壽考其稽我古人之德又當弘于天召
天即此意○陳氏雅言曰明德之道固當全盡衆
理而後此意○窮天下之善也當貫通一理而後有
以廓此心之天此即伊尹告太甲以主善為師協
于克一之意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
忱民情人可見小人難保徃盡乃心無康

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恫痛瘵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
上朱子曰恫瘵常如疾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陳氏曰諸儒泥周公命康叔之說者謂公呼武王為寡有之兄言其德不群也豈事理名稱之實乎惟是武王自言故稱文王詳而自謂甚略只以勗字見其自勉若周公之言豈論武王如此簡畧且勗字惟自謙乃可言耳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

去声

音聿

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
又民汝不遠惟商苟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
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也適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
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
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
行也曰保又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
既欲康叔祇適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不遠惟
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
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音志
前言往行反胡孟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
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貞
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
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音盤動無違禮斯

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虜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克勗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
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
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
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
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
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

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
 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
 理莫不時叙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
 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
 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已之功也○又按東
 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音南為
 鄘音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
 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以地相比近
 之辭然不可考矣陳氏大猷曰不敢侮鰥寡者仁
 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事是是非非使民
 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恐康叔以受封為當
 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有此
 土地庶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慢易也○新安

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孔氏曰治民務除惡政
 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夏氏曰民之休戚汝
 之休戚也故曰惘瘳乃身敬哉以下即當敬之事
 ○呂氏曰天命爾為侯非富貴之也乃委痛病于爾
 身爾上則天求之天則民難保非惘瘳乃身乎○
 陳氏經曰不必求之天求之民可也○林氏曰致
 怨無小無大皆足以召亂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
 勉皆致怨之道必順於理而勉於行怨度可弭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
 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
 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朱子
 之舞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鼓之舞
 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

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但上之人既自有以
明其明德時提撕警發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
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林氏曰
應保壽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如人
不困壽則生之情而欲安則傷人之情莫不欲
惡勿施皆所以應而保之也○陳氏曰陳氏曰
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
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新安陳氏曰此欲
曰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也○新安陳氏曰此欲
作新即此章上文克明也○大學三綱領之說其原
實出於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蘇氏曰
言新於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蘇氏曰
誥而大學祖述之謂康誥非大學之宗祖可乎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青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終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其大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
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
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
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
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
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朱子曰不典式
蘇云爾是人自言法當如此皆迂予謂此不可曉
大槩是宥過刑故之意○蘇氏曰此誤為死罪之

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為小罪為可殺也如
甲乙皆今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者死雖未傷而
死也於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雖已殺皆贖與此
實人相必死蔡氏元度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
教也惟明克允用刑不終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
小罪不可不殺小罪雖終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
乎蓋敗常越軌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
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如有亂之原不殺則
之有小罪而怙終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典觀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
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
民其康乂

有叙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

也左氏曰乃大明服也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
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
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
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刑人如痛在已
又恫瘝之意○張氏曰刑罰之倫序時乃大明刑罰
而足以服人之心○宜民勅懲而和也○林氏曰若
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誠然蓋人為疾而
欲去之若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偽為舉斯心
以加諸彼則無往而不為仁矣○陳氏曰去
民之惡如去已疾則調治無所不至必盡棄其咎
矣保其民如保已疾則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民必
康且乂矣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素咎然後民必
康乂也○新安陳氏曰此處三言惟民其素咎然後民必
後之二譬使民棄咎康乂而後可全其勅懋和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音又貳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朱子曰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汝封刑人則殺人亦無敢劓刑人蓋言用刑之權正不謹之意耳

音提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陳氏大猷言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文言外庶子外正也臬門捆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法為律也衛居殷墟法乃殷民所安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十旬時不赦要

囚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
三月為去囚求生道也蔽斷也蘇氏曰服念為囚
時而終無去道乃可殺林氏曰唐太宗謂群臣
曰死者不能復生決囚須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
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誥要囚之意○新安
陳氏曰按歐陽公隴岡阡表載其父崇公任獄官
每為囚求生道嘗曰為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
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亦合此意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葵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
未有遜事

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
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去古而不通又謂
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
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
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
刑殺盡順於象雖曰是有次叙汝當惟謂未有順
義之事益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
由不中去聲也可不戒哉孔氏曰用舊法典刑宜於
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殷罰有倫是也與刑殺對
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新安陳氏曰雖盡遜
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是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
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矣即呂
刑所謂雖休勿休魯子所謂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去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日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惟欲以德行罰耳我之與汝心實相知所以深相孚契相戒飭也

音軌

音敏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瞽不畏死罔弗憇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瞽強憇惡聲也自得罪非為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
去聲唐孔氏曰此不待教而誅之者也
大鞅曰此一節上下疑有闕文○呂氏曰說者以凡民自得此罪以下與上文不叶蓋舉一端以為證驗也蓋謂如此等罪之人所同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汝封乎所謂刑加於人所犯之罪也移法就如此則契公理矣所謂苟非人所同惡是然平心已也○新安陳氏曰呂說奇蔡亦畧取之然平心讀此五句實與上文不貫缺之良是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
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懃即上文之罔弗懃言忌攘姦宄固為大惡而
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

音敏

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
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去聲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
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
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
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
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
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朱子曰
惟痛憫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憫痛之
深恨不自我得罪也○蔡氏元度曰先責子之不
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兄之
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則而無不慈不友之罪
即此意也○張氏曰民之秉彝民彝常性之謂也
○呂氏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

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也紂之惡人倫戕敗文王於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如地官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罰殷亂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新安陳氏曰按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言慎罰而速懲不孝不友者蓋已致新有又此章孔註甚明蔡傳從之當矣

不率大戾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憇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戾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云矣况外

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教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上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象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

而已矣孔氏曰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此句合缺疑○
冥氏曰速由茲義率後即前文王所作罰刑無非義也○王氏曰休曰前言速由文王作罰刑此言茲義豈非指文王之義刑義殺耶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瘵厥君也哉宋子曰且乃非德用又言汝若寬縱則小又民而實非德也姑息已蘇等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寬為說恐非聖刑人正法之意也○

氏曰不能厥家人如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宋子曰文忌惡也○林氏曰裕民豈他求哉惟文王之敬忌而已敬有所尊而能能順其所為忌則有所畏而能戒其所不為○陳氏大猷曰敬則律已嚴而感率者盡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刑乃能裕民耳弗念弗庸既以為朕愍則敬忌裕

民人其有不憚乎○唐孔氏曰敬忌謂敬德忌刑
○新安陳氏曰前言言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
殺兩言言速由何其急速也此言乃由裕民乃裕民
兩言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如欲其以刑齊民以懲
戒人之惡習終欲其以相悖也○陳氏大猷曰此上
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陳氏大猷曰此上
三節疑有錯簡諸家皆意其然耳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

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
明惠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
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

迪吉康之迪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
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
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
畏也西山真氏曰欲導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於
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又民者作而求之而
已蓋殷先哲王之德為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
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
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不能導民
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
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

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

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静未能止其心之狼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極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新安陳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即指文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其將罰極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之罰極且為有罪况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這天之罰極可乎爽惟此王責已以勵康叔也要之康同爽惟蓋當時語此王責已以勵康叔也要之此等語言多不可強解難通者不如缺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彜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陳氏經曰毋作致怨之事用敗事之謀變之蔽惟斷以至誠則能不敢於非謀非彜矣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厥常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

於不誠也。陳氏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慎罰是也。捨是則為非謀，非王行，叔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化，以刑服如封德彝之惑，太宗者故謂民難化，惟斷以誠也。不則敏德大法，古人之敏德如上帝之明，德作求，敏德先哲王德是也。慮其悠而欲其安，則恐其警省不至也。故又欲其回顧汝德，顧則又恐其慮之大迫也。故又欲其弘遠，汝謀庶能優游寬裕，而與民相安矣。○西山真氏曰：裕乃以民寧，不必言行，寬政但自無作怨以下，數句行之，未至於優裕，皆勉強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用罰而純言用德矣。○陳氏雅言曰：非謀非彞，即作怨之事，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皆敏德之事。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

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

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爾雅曰：肆，今也。

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辭也。○陳氏大猷曰：無使我所與爾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服命，即所服受之。詰命高乃聽，猶尊所聞。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

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

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朱子

享，世享皆享於天子。○李氏杞曰：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是知致敬之道乃脩身治民之本。康叔所以化商民之綱要莫大於此。○新安陳

氏曰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於敬五典耳勿替所當敬之典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者篇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弗念弗聽則珍享不善而失之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奉奉反覆於文王明得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

酒誥

商受酌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惠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
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並同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

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去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其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

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於妹邦
不應平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
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
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
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
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恣之意其事則主於
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
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覆參究蓋自為
書之一體也朱子曰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
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咽他必
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
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欲想得被
這幾個喚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子這箇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
得這管蔡如此後未周公所以做酒誥于帝
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中間想
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
多機變曲折在○徐孟實問揚子雲言酒誥
之篇俄空馬答曰○孔書以巫蠱事不魯傳漢
儒不魯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楊
子雲亦不魯見○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習
猶存酒誥所以作也○新安陳氏曰此篇初
以酌酒戒妹土之人不專為康叔言但責之
康叔使明戒酒之命於國人後方呼康叔名
以丁寧之至未云矧汝剛制于酒則專戒康
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

妹邦即詩所謂洙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

邦發也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
薛氏曰提起頭說个明大命

于妹邦大命即下文是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
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
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茲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
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茲戒謹也少正官之副
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
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
文王誥茲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

為西伯故得誥茲庶邦云

新安陳氏曰按昭穆之

以穆考為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
昭字又如如何訓耶穆穆之證非也○至王氏炎曰宮
正曰長亞曰少御事治事之臣也○有正有少○唐
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
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天之所使也○霖
氏曰非大祀而用酒則非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
矣

去声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
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
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

辜朱子曰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
 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酒之為物
 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命也釋氏本惡天
 去其降威者乃併與天降威者去而降命者吾儒
 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
 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而至於窮極奢而後釋氏
 惡之必欲衣壞色而已衣而至於窮極奢而後釋氏
 於惡淫慝而絕夫婦之公者去其淫慝而後釋氏
 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其淫慝而後釋氏
 謂天理昭然夫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
 而窒之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
 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
 宮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此儒釋之分也
 以薦馨香非以資人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
 以酒得禍而亦曰天降威也天降者天理不在人
 天降命人以酒喪德喪邦皆自作孽而以為天降
 威蓋古人於事之成敗未嘗不與之俱者天雖高
 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嘗不與之俱者天雖高
 為孰非天之所為哉陳氏曰朝夕日之則人下此文

王誥苾庶邦庶士之辭新安陳氏曰天降命與
 天降威當對觀設酒之初意本為祭祀而巳用
 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用
 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
 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
 能於燕飲而凜然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
 欲窒方無酒禍矣更氏漸曰吾切喜衛人何其
 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酒武王
 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酒衛武公作
 之初筮以見衛人非禁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
 防又能以其所以為禁防者傳為子孫戒焉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彞酒越度國
 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
 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

母同彛常也母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陳氏大猷曰此文至又

○林氏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杆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養蒙一也○蘓氏曰溺酒則正事曠矣故不

可彛酒○陳氏曰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眠飲飲惟祀酒飲福受胙也○林氏曰無常者非不飲

也蓋不祀非所當飲而飲之故於庶國之飲者惟因賜祀胙而已○呂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醉中無所主則為麴藥所迷矣○新安陳氏曰以德將儀無德以將之故耳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

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

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

子孫者亦當聰聰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

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薛氏曰

物也○呂氏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酒以聽貴聰不聰則詢諄諄聰藐藐矣當時飲酒者必以酒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

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故敬其合而為一不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一身觀之也○西

山直氏曰民家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

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聰聰祖考之常訓則入於耳者熟聽之聰則志於心也恪故於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

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他典反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脩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習音茂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脩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癸初王氏曰既種黍稷肇牽車牛民以農為本賈為末西山真氏曰妹土之

音古

去聲

民父染沉酣之俗繼自今宜純用股肱之力以從事於農商以養其父母兼農商言之於理為長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武王通教妹土之民與臣及康叔也蓋欲妹土臣民與康叔先藝黍稷後遠服賈以嗣續其服肱之力而凡用心惟在於黍稷餘力養父母不敢分心與他適也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賈見急於務本而不急於逐末亦風俗之厚也服田與服賈者皆以孝養為先尚矣暇於縱酒哉。呂氏曰前禁酒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使用酒者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一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者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度士有正越度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
克求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
天若元德未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
典常也蓋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
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
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
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
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
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
順元德而來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

飲酒克蓋考則可飲酒蓋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
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
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蓋考饋祀皆因其良心
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
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蘇氏曰先王養老之禮執
其醉飽耳作而稽於中德未嘗過差則庶幾能進
饋食於祖考乃自助而用逸也喪德喪邦皆以為
天之降威則未觀者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
德乎○呂氏曰開人飲酒之門不遇奉親養老祭
祀三節皆自其良心發見處開之也○西山真氏
曰此乃武王誥教庶正庶伯之詞欲其能長自觀
省每有動作必稽乎中德無過與不及也中德即
中道也即身而言則曰中德即事而言則曰中道
○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以稽中德為主能稽中德
則無過不及飲惟見於羞饋祀而非祀不飲以此
乃可為王正事之臣以此天亦若其元德由中德
可克之為大德也德之一字為酒誥一篇之綱領

譬之救千丈渾之一寸膠也上文之德將無醉下
文之經德德顯德馨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互
相照應云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
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
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徃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
王必酒之教其大如此西山真氏曰夫有司之不
以克受殷命為賊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
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下則謹酒而受天命復
何疑哉○吳氏曰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余謂三
篇皆武王書觀此一節可以無疑矣或者終謂周
公代成王之言何為三篇無一言及武王周公達
孝不應遽忘之若是也若果周公之言則尚克用

文王教不腆于酒之下但繼以故我至于今克受
殷之命乃周公受之而武王不與也無是理矣○
新安陳氏曰上文言邦君以下用文王教故武王
即以我受殷命承之若以為周公之言則是用文
王教之下畧無一字及武王周公敢自謂我克受
殷命耶我受殷命武王可自言周公不敢言不待
明者而後知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相去声

音匪

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臣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

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
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
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
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
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
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敢尚飲乎
氏曰周受命於殷兼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與
亡為戒○林氏曰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
○陳氏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御事無小大之臣
皆可以稱也○新安陳氏曰上文言周受命故舉
殷也迪畏以下數句與崇飲相反迪畏天民則常
若上帝之臨汝常見小人之難保敢縱酒乎一縱
酒則玩而不知畏夫顯雖可畏醜飲則不服恤矣
氏雖可畏醜飲則不服恤矣常其德持其哲則有

守而不昏必不縱酒一縱酒則醉于酒德而所守
變荒迷于酒而所見昏矣畏相禁恭不暇不逸則
有敬畏無暇逸必不縱酒一縱酒則君臣淪胥醜
醜之場而荒酣逸豫不暇顧矣商人以尚敬為法
尚飲為戒曰畏曰恭皆尚敬之謂也尚敬則百善
成尚飲則百邪生○西山真氏曰此章乃一篇之
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既
一於敬舉天下之物不足欲以動之况荒敗於酒乎
此正天理人欲相為
消長之幾宜深味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酒
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
尹人祗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陳氏大猷曰越及也伯諸侯之長內服畿大夫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若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湎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飲縱之為亦不為也祇辭敬君也陳氏經曰商先哲王以迪畏為心已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

所遵無非此畏群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堯舜之赫業此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祇慎此畏也商先王恭行畏敬不惟其子孫為能然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豈惟不暇飲亦且不暇飲所以外無一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君德之顯德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陳氏曰此全章言商之自敬其法而後君臣內外安陳氏曰此全章言商之自敬其法而後君臣內外法其所以敬長修德為心故不暇酒酒而興欲康叔

世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

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

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

迄方友

音逸

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

在商邑越殷國滅無千離惟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

去声

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

自速辜

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
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

在於作惡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

誓所謂竒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

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魯果而相逐其威

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

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

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

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

惟民怨惟群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

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

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

臣之通稱也陳氏大猷曰殷先王之興邦在於迪
畏紂死滅且不畏此所以喪邦也

西山真氏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水火
可入矣刃可蹈則受之情扶可知矣○馬氏曰古
民人字通用○新安陳氏曰此繼言紂以酒而
亡也紂之君臣上下一以荒淫為心故沈湎于酒
而亡也欲康叔戒其所以亡也此章與前多相
應前曰祀茲酒初意本以祭德馨香祀庶群自酒
聞在上設酒初意本以祭德馨香祀庶群自酒
於羣飲無馨香之聞而惟腥穢之聞不祭而惟
曰天降喪小邦用喪而惟腥穢之聞不祭而惟
于殷惟民自速辜前乃泛言其理此專指殷亡之
事以實其說也前曰自逸愛于殷惟逸自逸以
又曰不惟自息乃逸周爰于殷惟逸自逸以
介用逸也自逸乃逸惟逸以副則與此所云逸者何
介之介訓之而但曰助以副則與此所云逸者何
哉以異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

可不大大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
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
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
其可不明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陳氏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
起下章欲康叔率群臣以剛制酒之意

予惟曰汝劓茲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
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
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薄音

劾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涵于酒也忝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忝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及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涵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儆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劾忝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忝於酒

德也哉

宋子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

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夏出諸儒之表

○王氏曰殷獻臣謂缺臣嘗仕商而今里居者侯

謂在位者服采者以事為衛者謂在職者戒康

叔劫比于酒先當劫慈所實所友所事之人亦畏

相之類也○林氏曰康叔為諸侯長故劫慈及侯

甸男衛上言殷缺臣下言獻臣之為百宗工者此

法在王乃周官之致仕里居者○薛氏曰二史掌邦

氏傳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則居賓友之地○陳

內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為友者也○王氏

震曰服休以德為事休德也作德曰休是也○服采

以事為事采事也若予采是也○蘇氏曰酒非剛

者不能制○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

為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則不能制○新安陳氏曰

剛制固劫慈之意而用力加重馬亦前自介之意

也此章有四別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

戒愈嚴劫慈以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已所檢制言

在群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戾

於身以率其下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

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

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

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

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

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

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

可乎林氏曰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克用文王教不

曠于酒是周人已率教者也而或群飲不可

不嚴為之法商人則反是○史氏漸曰王非果於
殺也飲至於群壞風俗者為國耶故於商人則待
此風又及於周人則何以嚴之以其然乎傳
之以教而使後於周人則嚴之其然乎傳
者非必殺也其有殺之理語曰其然豈其然乎傳
曰天其或若其激其遷善遠罪之意存焉初不必於殺也
修省之心而激其遷善遠罪之意存焉初不必於殺也
○劉氏真曰此書不責商民之酒淫而責在位之
躬化商之故都亦有家世族猶多而康叔之責在位之
司自周而往者亦有家世族猶多而康叔之責在位之
之百官有司也曰群飲指此輩也史友以下皆康叔
司之事耳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可而何必歸
之於京師乎執歸于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
殺嚴為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於嚴厲之
言豈不明哉一篇始終之意皆以在位者為言而
解者不察盡以民言之過矣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
之姑惟教之

殷受道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酒于酒未能遽革
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新安陳氏曰成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益乃事時回于殺

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
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則明享
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
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王氏曰休曰此三節
宮氏曰明享彰明使
享祿位以示勸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志勿辨乃司民酒

辨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
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者不可禁
矣唐氏曰或曰詰此或曰典聽朕教或曰典聽朕
安陳氏曰汝當常而主於聽我志謹之言也酒誥
篇終始以忠慎言始曰厥誥志度邦度士將終曰
劫終始以忠慎言始曰厥誥志度邦度士將終曰
篇三致意又提其要以致諄切之訓云按勿辨乃
司民酒于酒說若不同句讀亦異孔氏作一句讀
曰辨使也勿使法所司之吏沉酒于酒吏當正身
轉一機謂勿使法所司之吏沉酒于酒吏當正身
身以率民也王氏曰汝司民有酒于酒則以正治
之勿為之辨以為無罪蘇氏曰當專一司以察沉
酒若以洗責群吏而循舊習者汝不可辨說誘之
讀勿辨為句謂復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辨說誘之
讀勿辨乃司為句其說最優於諸家然此句恐有

脫誤不如缺之董氏曰古之為酒本以供祭
祀灌也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
其能養陽也故用之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
也故用之冠婚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
曰終日飲酒而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
之酒而疏飲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
當明於姝和家焉一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
猶恐覆車之不戒也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
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
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
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
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

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
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
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
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
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篇
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
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
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
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
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

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

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

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論卑之辭後

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曰吳才老辨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
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
王曰又稱汝為上告君下之辭亦有此理○又
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
辭而移易得○吳才老考究得梓材只前而
處恰恰好○吳才老考究得梓材只前而
告戒臣下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
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篇無從
考正只得於言語而自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
曰梓材後半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
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
不覺今思之誠然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
達王惟邦君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
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
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
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
無間者惟邦君也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
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蔡氏即
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踈與國之臣民
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
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

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
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呂氏曰自
康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
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新安陳氏曰邦君
處上下之間達王必自達大家始得罪於臣室者
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巨室難以強力服而可
以公心化以庶民及臣達之是邦君一人之心其
公正能通乎一國千萬人之心以達者而上達其
人之心通達於大家之心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
流通而無留滯也必矣

波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

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

敬勞肆徂姦究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

事戕敗人宥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
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
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
漢律所謂痍音咫漢薛宣傳註以杖手毆擊之利
痍痍師古也此章文多未詳朱子曰亦厥君先敬
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新安陳氏曰蔡傳僅訓
字而云此章文多未詳信當缺之今姑采合諸說
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羣臣言我相師師之
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意言我欲無虐
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為臣者遂往
效君以敬勞遂與往日為姦完殺亦見其君之經
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為新群臣遂亦見其君之經
凡戕傷人毀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
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
寬宥也○王篇痍之
移之氏二反毆傷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胥虐至于
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
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
罔攸辟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
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
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
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
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

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畜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為監○新安陳氏曰三篇意相承而相濟康叔以南侯為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於刑康誥及覆於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速由刑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以懲羣飲為務而口予其殺時同于殺皆非得已也逮至梓材告戒於此終矣慮康叔因前二篇之屢及于殺而意或偏倚於刑也故此篇惟以尚寬宥無刑辟為言仁哉武王之心其盡舜刑期于無刑之心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堅茨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丹獲獲既其寄及茨才質

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

墍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獲采色之名

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

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墍茨丹獲則望康叔以成終

云爾宋子曰梓材一篇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

欲至千萬年惟王子孫孫末保民却又似洛誥

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蘇氏曰敷治

也○陳氏大猷曰敷開墍也○孫炎曰帝始去草

也○孔氏曰陳列修治疆畔也○左傳如農之有畔

也○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尺深尺曰畎○孔氏曰垣

穀梁傳焚雍門之茨范審註茨謂茅蓋屋也○陳氏大猷曰且粗曰樸致巧曰斲○唐孔氏曰曠是采色之名有青有朱丹曠則是朱色者○新安陳氏曰三者之譬謂武王既盡芳以治之叔當因舊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壞前功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
邦不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與也集

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

此唐孔氏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夾音協○左傳以夾輔周室夾音甲○陳氏曰人心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德足以感動之懷來諸侯為已夾輔庶邦享上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其來享也亦皆盡用明德非勉强而然也式法也用明德則先王之典也後王式典法先王之用明德而已如是則集庶邦不享矣○前之庶邦享未盡不享今曰不享則無乎不享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既謂自此章以後為他書錯簡誤綴於此則不當復以武王命康叔解之只作臣告君之辭可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宋

曰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命

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
 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
 王之克受天命者也陳氏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
 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先後助之於後
 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王之受命之心○新安
 陳氏曰蔡氏訓肆為今未安肆故也遂也朱子曰
 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
 帝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惟王其疾敬德與上文武
 往姦宄肆亦見厥君事皆故與遂之意耳不必訓
 為今也又按明德者人心虛靈不昧之理無上下
 之間亦無前後之間先王所勤用以上下諸侯
 所既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以上下之問
 王惟德用德即所謂明德後王所用以懌迷民及
 乎用以懌先王受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前後之問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

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
 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
 為句讀音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
 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
 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
 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遏
 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
 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

也新安陳氏曰已若茲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
 而實不同上文之監平聲三監之監此之監平
 聲監觀之監已乎君其監觀于茲臣所初於君惟曰
 曰欲自今至于萬年當為天下王之王之子孫曰
 永保民而已曰萬年惟王若止於長有天下也曰子
 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長保安天下也意實
 公而私於王家也其人臣祈君永命忠愛無窮
 之心歟讀此篇只依朱子以殘編錯簡讀之庶其
 免於穿鑿云○蘇氏曰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
 孫萬年享國故以皇天所付為言詳考大誥康誥
 酒誥梓材四篇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
 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享國以好殺殲其
 八百餘年之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殲其
 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
 會六經以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
 如飲食周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年星者趙延
 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年星者趙延
 義問漢祚所以短促延義答曰漢本末亡以刑殺
 寬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劉銖及蘇
 逢吉第期滅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
 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義以救世云

述作必有此等
 議論方可行世

書經大全七卷終

書經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blue grid pattern and a vertical line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small mark resembling a stylized 'A' or 'B'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